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頒獎禮有精彩的時刻，但也會令人不忍。

奧斯卡尤其直接。鏡頭對準每位候選者的神態，他們坐在前排一點也不輕鬆，其實一直在表演。今年奧斯卡，珍妮花·羅倫斯大熱倒灶，最佳女配角由《被奪走的十二年》的露琵蒂·尼勇奧獲得；她上台的一番謝辭感動人心。其實奧斯卡演員獎絕對是埋身戰，沒有像金球獎般把片種分類，以致里安納度·迪卡比奧可以名正言順地取得喜劇類最佳男演員獎。奧斯卡「肉搏」的味道很強，甚至有點殘忍，即使不是不同角度不同難度，全在評判團的比重與取捨。

屢敗屢戰

因而不想看見里安納度的反應。他不像其他候選人，有心理準備在聽到得獎的名字不是自己的時候，即時站立鼓掌做場好戲，務求繼續漂亮得體。他的沮喪是累積的，因為一直與奧斯卡獎項無緣；曾有過的五項提名皆逐年落空。我倒期待他有天終能抱着那金燦燦的奧斯卡獎座時，會發表怎樣的感言內容。

得失對許多人都重要，毋須欺騙自己，問題在能否於極速的時間內康復。這情況也反映了一個人的心理質素。道家在這方面固然做了許多教化，要在距離下觀賞人生，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復命曰常，知常曰明；因而視得失為常態，置身其上。但沒有道家信念的美國人，也可能有一套視勝敗乃兵家常事的文化，其康復樂觀的能力頗強，最重要是再有人圍的機會。全力以赴，滿載希望，屢仆屢起。獎項可以遺忘，但別讓觀眾遺忘自己。

雙城記

何冀平

高桌晚宴來自英國劍橋、牛津大學的傳統學堂晚餐，參與者要盛裝出席，講究禮儀、儀表、談吐，最關鍵是有高水準的講稿名士。北京銀泰中心六十三樓算是够高了，那裡有個咖啡座，知道的人不多，以為一定特別貴，所以沒什麼人，很清靜。此處景觀開揚，居高而望，北京城盡收眼底，可惜天氣不好，霧靄茫茫，看不出多遠，四周白茫茫一片。我和戲劇評論家張藍閣在這裡有一個「高桌之談」。張藍閣貌不驚人，但算得上是位名士，他是內地現今為數不多的戲劇理論家、評論家，他的成名作《中國戲劇的人學風景》以獨特的人文角度探討中國戲劇，引起戲劇學界不小的反響。後來一段時間沒有了他的消息，原來下海做生意去了，我常想，以做學問的智力和毅力，做什麼都能成功。果然，他成功地賺了錢，送女兒去美國最好的大學讀書，如今女兒學成歸國在一家大酒店做管理，他住在京東五十多平米的房子裡，不再為衣食而憂，可以專心做學問了。他又寫了一套書，共三本，名為《戲劇範型》，皇皇四五十萬字，歸納串聯起一百年以來戲劇的體例，逐一講述對比。範型，是指有一定規範意義和標準手法的戲劇類型，這種研究與此前的流派研究相比，更有整體性和系統性，這套書廣為戲劇界稱道，已經賣斷。劇作家過士行評它為「一部令人震撼的好書，如果傳統的創作

方法是中醫把脈，張藍閣的結構研究就是激光和CT」。前不久我請他看了我寫的戲，蘭閣回贈了我一直買不到的這套書，我送給他我離開內地後的兩部劇作，希望得到他的批評。我們就戲劇創作和現狀談了許多。

近年內地舞台文化風生水起，各種戲劇爭相上演，雖票價不菲，但不乏觀眾，年輕人把進劇場看戲視為一種有文化的表現，應該說是好現象。戲雖多，有水準的評論不多，戲劇從文本到表演、製作，是很花功夫的心血藝術，需要批評才能完美。王蒙常提起這樣一件事，他一九八二年訪美到康州戲劇作家阿瑟·米勒家作客，王蒙祝賀他的《推銷員之死》受到中國觀眾的喜愛，近日又有新劇作上演，但劇作家的回應是憂心忡忡，他說《紐約時報》的劇評版至今還沒有表態。王蒙奇怪，以阿瑟米勒的重量級身份會那麼在意一家報紙的評論。不久，該報出現否定阿瑟米勒新劇的評論文章，而且成了定論。一部新劇上演之後，劇作家最關心評論，說好說壞都想知道，有力度和水準的劇評尤為重要。內地有一家很專業的評論家隊伍，不論什麼新戲上演，都會有專家進行評論。只是這支隊伍逐漸老化，二十多年前我也識的評論家都老了，張藍閣算是年輕些的後繼人，也年近六十。香港沒有評論家這個行業，不是沒有這方面的人才，而是難以靠此為生，一部新戲上演，評論文章多寫在各家報紙的副刊上，能看到幾百字的專欄評論，已如獲至寶。

內地有一本期刊《藝術評論》水準不低，張藍閣的書和這本期刊都值得從事戲劇和對戲劇有興趣的人一讀。

克里米亞的傳奇故事

克里米亞，是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根據考古學，非洲的現代人離開了埃塞俄比亞森林之後，第一個聚居的地方就是黑海的北岸，有一部分現代人則居住在克里米亞半島。這部分人，向西遷徙，成為了歐洲人。向東遷徙的，成為了亞洲人。

距離今天六千五百年到五千年前，克里米亞已經孕育出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到了鐵器時代，游牧民族中有達契亞人(Dacians)、辛梅里安人(Gimmerians)、斯基泰人(Scythians)、薩爾馬提亞人(Sarmatians)，而其中斯基泰王國在公元前七百五十年至公元前二百五十年存在於烏克蘭。斯基泰人後來向東遷徙，成為了中亞細亞地區的居民和新疆的居民。

約在公元二百年至公元三百年間，哥德人抵達了烏克蘭的土地，基輔文化位在東哥德王國的北部。一個可能是源於基輔文化的斯拉夫人部落在這裏崛起，並在公元五世紀時，擴張至超出今日烏克蘭的領土，到公元六世紀，其影響力更伸到了巴爾幹地區。從這個時候，烏克蘭民族已經逐步成形。根據史學史的觀點，基輔羅斯被認為是三個現代東斯拉夫國家（白俄羅斯、俄羅斯及烏克蘭）的前身。今日的俄羅斯屬於大俄羅斯族，烏克蘭民族屬於小俄羅斯族。兩者的血裔和文化是接近的，彼此都信仰東正教。

在沙皇俄國時期，俄羅斯為了向南推進，和土耳其帝國進行了九次克里米亞戰爭，血流成河，就是為了爭奪黑海的控制權，最後，沙皇俄國奪得了克里米亞半島。當時俄羅斯人說，沒有克里米亞，俄羅斯不過是一個國家，如果擁有了克里米亞，俄羅斯就是一個大帝國。

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克里米亞半島一直是蘇聯俄羅斯聯邦的一個州。一九五四年，慶祝俄烏進行合併三百周年，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長期在烏克蘭共和國工作，在烏克蘭組織了第聶伯幫，在宴會上喝酒喝多了，一時興起，宣佈將克里米亞半島作為禮物從俄羅斯共和國劃給烏克蘭共和國。誰也沒有估計到二十多年後，蘇聯解體，克里米亞半島成為鎖住了俄羅斯的一支利箭，赫魯曉夫成了俄羅斯的大罪人。美國在二零零四年極力煽動烏克蘭進行橙色革命，倒向西方，克里米亞就成為俄羅斯的心腹大患。今年烏克蘭又出現政變，普京實行軍事干預，鐵腕政策保住克里米亞，民望大升，成為民族英雄。

烏克蘭還有一個事件震撼世界，就是一九八六年的一切爾諾貝爾核電站發生嚴重的爐心融毀輻射外洩事件，整個城市成為鬼墟。但當時蘇聯官方開始時向世界和本國人民隱瞞事件真相，被國外媒體和核輻射檢測部門揭露後，蘇聯的官僚意識受到廣泛批評。

城市的多樣性及尺度

城市的多樣性需要尺度嗎？這個周末難得好天氣，我坐在人民公園一角的咖啡廳裡向外望去，突然想起了這個問題。

窗外是熱鬧非凡的都市生活。遠處十字路口的人流、車流，馬路對面巨大的廣告牌、物業名稱，好像在莊嚴地宣告著這座城市的歸屬；樓體上巨大的耐克的「單勾」標誌，好像在向這座城市匯聚的能量發出召喚：來吧，一切皆有可能；咖啡廳窗前走過的少年，風格都有點相同，好像看過同一本時尚雜誌；老外與摩登女郎，也都有點相同……只有看到一些無法歸類的人，你才會發現，原來「標準化」代表著一種成就。

還有迫切向店內張望，發現人滿為患而面露無奈表情的遊客。

走出咖啡廳的人大都志滿意得。他們在都市的一角獲得了休憩，可以繼續趕往下一個目的地；而被「擋」在窗外的人則難掩臉上的失望。他們也許又渴又累，這座城市卻因為「繁華」而無暇顧及他們的需求。

像15分鐘之前的我。

15分鐘之前的我，厭倦了行走，也迫切需要一杯咖啡來打點精神。趕到一家咖啡廳，我被門口長長的隊伍嚇怕了；輾轉來到另一家店，仍然有很多人，我卻決心排隊等待，心裡明白如果不排隊今天就別想喝到咖啡。下定決心等待以後，一切就順理成章了。我排隊拿到咖啡以後，找到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來享受咖啡和鬆餅。

窗外，南京路上的那個十字路口永遠川流不息。人們隨著紅綠燈的變化在此匯聚，又散開，像是一種非正規化的行軍。人群裡有多少遊客、上班族、本地人，已失去了分辨的意義——很明顯裡面會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人：最近幾年長期生活在這座城市裡，對這座城市，既不陌生，也不

熟悉；了解一點它的歷史，也可以想像它的未來；想像它的未來將這樣蓬蓬勃勃地發展下去——除非出現底特律那樣產業轉移的大事故，不過這座城市似乎已經未雨綢繆了——只不過換了一批又一批不同的人。

我對這座城市有所有權嗎？當然沒有。我對它有什麼要求嗎？當然有。我希望它生活便利，人們舉止文明，這座城市有我的立身之所，有我關愛的人，有我願意交往的朋友。我願意在這座城市裡體會生活的喜怒哀樂，人生的繁榮與平庸，以及一些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盛況。這座城市裡有很多繁華與我無關，然而它是我生活的更大的背景裡的那襲袍子；虱子與袍子，近乎相輔相成的關係……

我會因為想喝咖啡找不到座位而惱怒嗎？當然不會。我已經習慣了這座城市這樣繁忙的景象，看著星巴客裡忙碌的員工，我希望不僅老闆賺錢，這些年輕人也因忙碌而快樂，而獲利。每天上下班去擠地鐵，我會因為地鐵裡有很多扛着大包小卷、因此佔據了很多空間的打工者而惱怒嗎？也不會。相反我希望地鐵公司能在這些地點派駐幾名工作人員，為他們提供一些諮詢及免費的服務。他們初來乍到，必定對這座龐大的城市摸不着頭腦……

直到不久前，上海人還有着「排外」的名聲，這幾年因為外地人越來越多而漸漸消失——外地人已經成為大上海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外」也就無從排起。一座城市如果以「排外」而聞名、而登上新聞的話，可以說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排外」首先是一種「政治不正確」，政府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教育責任；另外，「外」與「裡」的關係本來就是一種弔詭，於我有益皆無「外」。我還記得因宣揚「沒有陌

生人的世界」而起家的香港品牌佐丹奴，這句廣告語曾打動了年少的我的心。現在我相信這是一個「沒有陌生人的世界」，香港人反倒不相信了嗎？

2013年1月的一天，倫敦地鐵Jubilee線一節車廂的地板上灑滿了粘稠的、像糖漿一樣的棕色液體；乘客一踏進車廂，就對它避無可避。我踏着腳走了幾步，最終無奈地放下腳跟，結結實實地踩在上面——這讓我渾身感覺不舒服。然而周圍的人平靜如往常，或坐或立，有的在讀書。沒有人像我一樣東張西望，蹙眉尋找抱怨的對象。一對青年男女用我聽不懂的語言在熱烈交談着。他們不是倫敦人，但那些倫敦人呢？

我問一位倫敦朋友對地鐵裡發生這樣的狀況怎麼看——讓我們承認吧，這些飲料、薯條等，大多是忙着到各處參觀的遊客一不小心留下的；本地人即使是在地鐵裡吃東西，對此也會有充分準備；我是一位城市居民的經驗這樣判斷着。他說，幸虧我們有很好的公共服務部門，明天這趟地鐵又會乾淨整潔了；也許到了下一站，它就會被打掃乾淨了。

我佩服他這樣的信心與樂觀精神。然而倫敦也不盡是這樣的人。一位在倫敦居住多年的蘇

格蘭女士，在聖誕節前夕的街頭，忍不住向我抱怨說倫敦現在外國人太多了。我們只是一個小島，她說。所幸的是，她並沒有上街去遊行，對我也很友善。在一個喜劇俱樂部，我第一次觀看了英國人現場表演的脫口秀，一位表演者用誇張的口吻諷刺了一些遊客的不當舉止：遊客們啊，當你們在倫敦街頭遊覽時，如果突然想看地圖，就停在原地，別動！張開你的手臂大大方方地看你的地圖，不用管後面擋住了多少人的去路；背着碩大的背包，想轉身時就轉身，不用管你的大背包會扒拉倒多少人；一群人在一起時，想討論什麼就站在馬路中間開始討論，不用管這是馬路不是你們家客廳（大意）……他的表演惟妙惟肖非常具有喜劇效果，我在哈哈大笑的同時覺得這真是對遊客眾生相的生動描摹，陪我看節目的朋友卻悶悶不樂地說，拿遊客開玩笑，這個人真沒品位，我不喜歡！

除了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成功地在市民中間培養了「政治正確」的態度與理念，也算是倫敦作為國際大都市保持其多樣性的一種標準與尺度吧？我覺得這是值得尊敬與學習的尺度。



■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馬航班機的事故，掀動全世界華人的心，與海外親友閒話家常，都會離不開飛機安全的話題。

安檢透視

為了飛機安全，各國機場安檢不斷加強，設備也不斷更新。本人經歷安檢遇到的麻煩也不少。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地飛機被劫往台灣的事件屢有發生，當時飛往福州、廈門、溫州航班的安檢特嚴；近年內地飛往新疆、西藏等地區的航線，更是嚴上加嚴。隨著恐怖襲擊無孔不入，嚴格的安檢已無地域的差異，否則會讓恐怖分子鑽空子。

記得七、八年前，由俄羅斯聖彼得堡往莫斯科，我們一批華人乘客，被招呼進入一個站立的公仔箱被「透視」，身體被一覽無遺，這應該是當時最先進的安檢手段。

去年在加拿大多倫多機場離境，遇到同樣的「招待」。在安檢通道檢查手提行李時，電子檢測器發出警號，安檢人員人手翻查本人的行李物品。正想幫忙拉開袋子，也被安檢人員喝止（可能恐防有甚麼突擊動作），如是者翻了兩三遍，也找不到可疑物品，但手提探測器仍有警號；安檢人員把我請到「透視室」作全身檢查，當然沒有發現。我問到底發生甚麼事情，安檢人員也摸不着頭腦，只說儀器發出「生化感應」訊號，不停問我可有吃過甚麼藥？去過甚麼地方？最後因為查無所得，只好放行。

過了海關仍百思不得其解，這時才猛然想起，在行李內袋有一小包中藥感冒沖劑，可能就是中藥被探測器感應到了，此次行程確帶了幾包中藥沖劑，本放在寄行李行李中，沒有被感應到，但行程結束時，吃剩一包，不為意放在手提行李中，就搞出個「生化」感應了。如果當時找到這小包中藥沖劑，相信要扣人等候化驗，延誤行程。

為了飛行安全，乘客多不介意必要的檢查程序，如果大家都多點飛行安全意識，就可減輕機場安檢的壓力，可以集中精力做更有效率的核查工作。以前我們坐飛機，飛到一定高空，便響起可以鬆解安全扣的訊號。但今天的飛行，全程都要求乘客扣上安全帶，減少受傷機會。萬一遇上氣流，意外發生就在一瞬之間。

演藝影

小蝶

《女戲子》(Citizen Jane)是今年香港藝術節新銳劇場的其中一個演出。從兩名女演員大致可以猜到那是由兩名女演員演出的戲。對，戲是由兩個獨立的獨腳劇組成，前者是《女孩》，後者是《港式填鴨》。二者除了都是由兩名女演員演出之外，其實是絲毫沒有關連或相似之處，所以導演李鎮洲其實是在同一時間導演了兩個戲，真辛苦了。

此山中

鄧達智

行政總裁、老闆何先生對我們非常友善多年，每年春茗，大伙誠意參與，多年不斷新添各式食誌，依然得見大伙老鬼，靚廚Ricky Cheung，喜宴靚仔、老闆Jacky Yu，靚女楊崢，人氣盧鳳雪，周中師傅，香港幾乎所有食神、媒體……兩百多人共聚瓊仔瑞安中心，鴻星一夜好酒美食不在話下，重要的，是朋友，來出席就是捧場、參與。除了感激何老闆以及團隊好客，筆者自青蔥歲月已加入鴻星粉絲團，中環街坊時期經常在當時雲咸街分店吃飯。混熟了，可享受招呼團隊特別安排獅子魚扣，當年是我至愛食物。

瞬間廿五話鴻星

內地、台灣、日本愛食團來訪，去鴻星，都讚點心頂呱呱。德意志媒體團到訪，吃過五層晶瑩燒五花腩仔，稱讚比他們家鄉最高檔的燒豬更香、更綿、更脆；時近中秋，連他們不習慣的月餅亦照單全收，吃光。其他習慣食高水準的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水平略低的美利堅加拿大為食鬼無不滿意飛飛，咬着牙贊美。

二十五歲鴻星陪伴我們走過不算非常長也不算短的起落旅程。中間一段時間少來了，年前謝賜官劉天賜生日宴客灣仔店，重新發現更佳菜式，頭盤，大盤一直吃到甜品脆麻花，感動的不單腸胃，還有情緒，好久沒吃如此上乘香甜脆麻花！

二十五周年誌慶啟動晚會聲創味嚐樂派對，過去四十分世紀曾獲不少讚譽的食物美結在這夜回歸，菜式分八篇，篇篇過癮。到奉點心：四式餃子（一九九七餃子宴）；鮑魚、蝦、西芹作鮑企鵝餃；蟹肉、豆腐鳳冠餃；木耳、白菜、冬菇四喜餃；魚肉蝦肉金色餃……今時今日哪裡找專人搞搞搞，由外形而內容餃餃精緻，清雅雋永；單觀賞已然一道漂亮風景。

雖風戲賞輪（一九八九美食之最點心金獎）；雞仔酥，曲奇酥皮內藏蘋果與奶黃。千層馬仔：兩層馬仔兩層蛋糕相間，一酥一軟，層次質感蛋香糖楓俱豐盛；在下從小到大誠「馬仔粉絲」，吃着吃着，只怕首篇頭盤已吃個半飽！